里奇·罗伯逊《卡夫卡是谁》：

大师的一生是漫长的祈祷

□刘金祥

多年以前，当记者门多萨采访小说家马尔克斯时，马尔克斯直言不讳地指出卡夫卡使自己“发现成为一个作家的禀赋与潜能”，可以说没有卡夫卡的《变形记》，就没有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后来的魔幻现实主义。不仅是马尔克斯——这位20世纪拉美最有影响力的作家，对卡夫卡始终怀着钦佩与敬仰之情，即便是心高气傲的福克纳，才学渊博的博尔赫斯，以及学识卓著的昆德拉这三位世界文坛赫赫有名的文学大师也掩饰不住对卡夫卡的仰慕与敬重。毋庸置疑，在参与塑造二十世纪文学观念的诸多世界级文坛巨擘中，弗兰兹·卡夫卡无疑是其中最坚定最笃诚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小说、散文、随笔等诸多题材的文学作品，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风向标，而他的《变形记》《城堡》《审判》等知名小说，更是坚挺地伫立在世界文学经典作品的行列。

览读卡夫卡，既是危险的文学活动，也是惬意的艺术享受

近期阅读英国剑桥大学里奇·罗伯逊教授所著的牛津通识读本《卡夫卡是谁》（译林出版社2023年1月再版），发现作为孤独者和受难者的卡夫卡，与作为文学大师的卡夫卡是高度耦合出奇一致。罗伯逊教授以灵动、朴素、简约的笔触，既向读者表达了卡夫卡痛苦与绝望、孤独与恐惧的内心感受，也向读者展现了卡夫卡梦魇般的人生境遇。面对波诡云谲、奇异多变的社会环境，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卡夫卡，以冷静的头脑和沉稳的笔触，自信从容地写道：“今天早晨，许久以来第一次觉得想象这把刀在我心中转动的快乐”，“我们生活在半夜里的寂静之中，我们转身向东或向西，经历着日出和日落”。罗伯逊教授在书中记述的卡夫卡一把“刀”的意象，似乎击碎了众多读者梦中的冰海，使人们如同与卡夫卡设身处地、感同身受一般，深切体验一场不亚于卡夫卡自己的不幸与凄楚，人们只能在遥远的时空中屏住呼吸不停地祈祷。作者在书中所说的“对青春的畏惧，对荒唐的忌惮，对非人生活的胆寒”，这几乎构成了卡夫卡心灵生活的斑驳而繁复的图景。熟读卡夫卡小说作品的人们，不难发现人类对强权的极度崇拜，对罪愆的无望追寻，人类被现实世界排斥和对现实虚幻本质持守的无助无奈，以及世俗社会对社会底层的粗暴干涉，这一切都在20世纪这座巨大社会实验室中被反复试验，《卡夫卡是谁》这部书中对此做了详尽铺陈和独到阐述。然而，面对纷繁杂乱的现实世界，特立独行、穷困潦倒的卡夫卡，并没有放弃他的“耐心游戏”。虽然卡夫卡未能颐享天年且婚姻生活屡屡告败，但他依然借助文学作品表达他的“内心向往”，以此期许和憧憬他偌大而纯净的精神世界，从而把握一种属于他的“巨大的幸福”。“所有人类的错误无非是无耐心，是过于匆忙地将按部就班的程序打断，是用似是而非的木桩将模棱两可的事务圈起来”，正如书中引述卡夫卡的话加以表达“人类也许只有一个主罪：缺少耐心，他们被逐出天堂；由于缺乏耐心，他们只能去黑暗的地狱”。在本书作者看来，卡夫卡善于借用“玻璃罩下的弹子”作为表达的道具，来状写和阐释“练习耐心的游戏”，作者通过梳理卡夫卡心路历程得出如下结论，对卡夫卡而言，不变的执念和坚韧的忍耐，就是一种人生的成功出圈，而这种感悟恰恰与卡夫卡的同辈分乡友——著名诗人里尔克的想法高度契合：“既然有胜利可言，那么挺住就意味着一切！”终其一生倾向于过一种精神独立生活的卡夫卡，在自己心灵深处开拓了一个精彩而丰饶的艺术世界，他也由此获得了无垠的思想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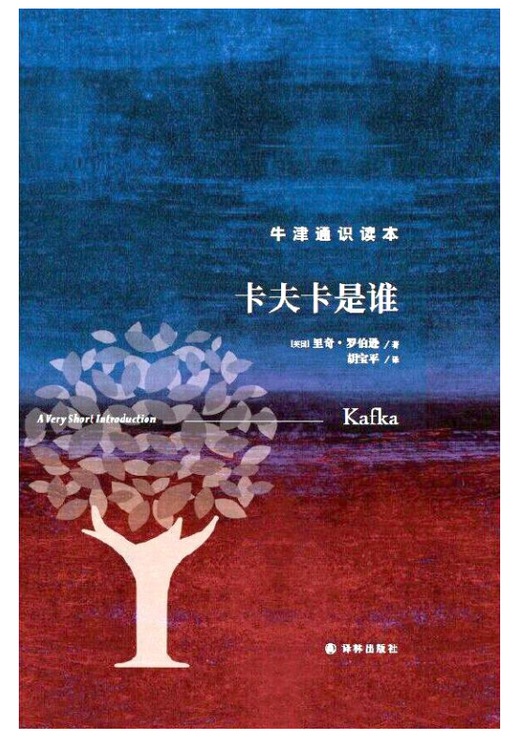
罗伯逊教授认为，总的说来，卡夫卡既是一个文学家，也是一个思想家。在他的大多数作品中，对身体和社会组织的反思从未停止和断绝，所以，览读文学大师卡夫卡，既是一项可怕危险的文学活动，也是一次惬意愉快的艺术享受；可怕危险之处在于，卡夫卡会动摇你习以为常的观念与思维，也会促使你怀疑和反思生活；惬意愉快之处在于，即便深知生活的艰辛与悖论，你却从不甘于泯灭对生活的追求与信心。当下文学研究早已摆脱了强大的“作家中心论”的局限，并逐渐走向“作品中心论”、“读者反应论”，但大致了解一下卡夫卡的生平经历，对于理解和把握卡夫卡的文学作品，还是大有裨益的。《卡夫卡是谁》一书在盘点勾陈卡夫卡创作轨迹的基础上，对其代表性作品做了文本阐释和美学疏解，对其思想主旨做了深入思考和简要提炼，作者据此认为卡夫卡小说作品的审美意蕴和思想内涵是极为深远的，以至于同时代和嗣后很多作家对卡夫卡作品高度服膺和大加推崇。该书引用了作为文学同道和艺术知音的捷克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对卡夫卡的认同与赞誉：“我们不如说卡夫卡文学表现的是人以及人的世界的一种基本可能性，一种非历史的可能性，它常常与人为伍，并且相随永远。”我们知道，文学不以研究现实为目的，而是揭示现实生活和历史生活的客观存在，尤其是揭示人类真实存在的诸多可能性，正是以这种“可能性”为标尺和旨归，昆德拉把卡夫卡视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先知和思想预言家，而卡夫卡也正是以他对人类存在的可能性的洞察与探寻，为后世读者建构起一座与现实世界表象上大相径庭而骨殖同一的文学世界，这个文学世界是可以与现实社会相互映衬彼此观照的艺术存在。《卡夫卡是谁》一书认为，在这个人与文学、现实与艺术并置的二维场景中，卡夫卡始终俯视剖解着人类的生存境况，他的文学理想与精神“耐心”，衍生出他所发现的各种“可能性”，并驱使他始终坚守着“坚定的内心”，面对卡夫卡辟建的文学世界以及美学国度，很多读者或许应当有所领悟：人，从某一点或某一时段开始，便不再存在着任何精神上的退路。

他是他自己的对立面

英国现代著名诗人奥登曾说：“就作家与其所处的时代关系而论，当代能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相提并论的第一人是卡夫卡。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卡夫卡敏锐地感受到时代的复杂和人生的痛楚，并以奇妙的创作手法揭示出人类异化的处境和征兆，他也是最早传达出20世纪人类精神异化的作家。在卡夫卡的文学叙述里，阴郁的美一直像天空中翻卷的乌云一样不停地变幻着，有时候一丝阳光会突然穿过云层，形成耀眼而夺目的辉煌，从这个意义上说，卡夫卡无疑是20世纪“文学的先知、也是时代的先知与人类的先知”。《卡夫卡是谁》一书指出：“卡夫卡的文学作品与他的名字一样，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人知，但是当人们阅读他的小说著作时，经常忍不住猜测他的内心世界，对他进行各种各样的解读与阐释。”卡夫卡的小说和散文文本大都是自省的、内向的，他一直尝试在自己内心中化解与世界的抵触与生活的冲突，毕竟卡夫卡是他自己的对立面，是他自己最不肯妥协的敌人。卡夫卡写得最多的是日记和书信，可能是因为这两种私密文体更适合于内心倾诉，也同样适合于进入冥想和沉思的境界。罗伯逊教授认为，卡夫卡与这个世界有着很深隔膜与很大分歧，而这个世界对卡夫卡也存在着些许疑惑和诸多误解。卡夫卡在文学创作中葆有难以抑制的激情和傲慢，当他宣称自己是一枚甲虫时，读者大概会误认为卡夫卡流露的是被现实拒绝后的惆怅或凄婉，而事实上卡夫卡正是冀此表达对这个世界的不屑、轻蔑与排斥，当卡夫卡化身为一只甲虫时，他恰恰找到了蔑视这个世界的最好的理由和角度，作为动物的甲虫完全可以无需遵守人的秩序和规则，而当具有思维、语言等高级功能的卡夫卡化身为甲虫时，没有人知道他事实上正在实现一次凤凰涅槃式的自我放逐或精神突围。卡夫卡以这种荒诞方式从人的世界走开，从而实现了对这个世界最坚决的拒绝和最彻底的否定，从此卡夫卡嬗变为一个观察者和言说者，而不再是那个被人评评点点的牢牢地拴在这个世界上的被动存在，显然这是一个非常绝妙的艺术策略：他以这种异化自我的方式获得了超然世俗的角度和自由言说的权利；同时由于卡夫卡异化自我的本质是对世俗世界的不屑和轻蔑，所以，他也就从自己的孤寂孱弱中获得了抗御世俗的精神力量，进而用以完成他那孤独而伟大的创作，正如人们所说卡夫卡死后有多热烈的掌声，那么他的生前就有多冷清的孤寂。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写着：我在粉碎一切障碍，而卡夫卡则不无感慨地写道：一切障碍粉碎了我，这句话在中外文坛流传的同时，也造成了广泛误读和长久误解，那就是卡夫卡往往被描述成一个非常懦弱的人，实际上并非如此。西方文学史充分表明，卡夫卡以熹微自成一种光明，以个体自成一种浩瀚，他以自己名扬全球的经典作品，真正实现了对人类苦难及黑暗深渊的深邃洞察和深刻揭示。

读卡夫卡的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而读卡夫卡的人物传记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阅读《卡夫卡是谁》这部书，人们可以系统地了解到卡夫卡的个性、身世、境遇和结局：卡夫卡既高傲孤僻又奔放热情，他终其一生渴望拥抱生活，期待拥吻亲情，然而艰窘悲情的命运终究没能使其如愿，命运将他锤炼成一个矛盾体，既踌躇又坚毅，既脆弱又强硬。法国哲学家波伏娃曾说：其他的作家给我们讲的都是遥远的故事，卡夫卡给我们讲的却是我们自己的故事。在卡夫卡那里，命运俨然是一座压抑沉闷的城堡：枯燥、冰冷、强硬、完全不可测度，人一边被它引导和感召，却又无法抗拒地朝它接近，一边又被告知他将永远无法进入其中，命运在这里露出了可怕的嘴脸，绽放出它的所有荒谬与严酷，简而言之，卡夫卡的一生是一次漫长的祈祷。《卡夫卡是谁》一书告诉我们：即便身处生活的逆境和波折，卡夫卡不仅没有丢弃生活的信心和勇气，相反代之以发奋努力以寻找个性自由的道德勇气。该书也启发我们：人们当下所追求的热闹绝非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那只是贪念在怂恿欲望在鼓动，人们一路翻山越岭到头来只有孤独与自己永远陪伴，正所谓孤独是黝黑夜空中的一颗明星，虽然高冷和微弱，但毕竟能带让人一束抚慰心绪的光亮。

（作者系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卡夫卡是谁》，【英】里奇·罗伯逊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1月

■评 论

与城市共舞，与记忆共舞

伊利亚·卡明斯基《舞在敖德萨》：

□王 悦

伊利亚·卡明斯基

《舞在敖德萨》，【美】伊利亚·卡明斯基著，明迪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24年7月

伊利亚·卡明斯基（Ilya Kaminsky），1977年出生于原苏联敖德萨市的一个犹太家庭，四岁时他因医生误诊失去大部分听力。当被问及“失聪”对他意味着什么时，他回答：“在沉寂的生活中，我尽量去寻找快乐。听不听得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能创造出什么。”正如他诗中所写，“一个耳聋的男孩数着邻居后院里的鸟，然后造出一个四位数号码。他拨打这个号码，在线路上对着声音表白他的爱”。

卡明斯基的少年时代无疑是孤独的，但也是快乐的。他喜欢听童话故事，念巴别尔的小说，也熟读布罗茨基、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等人的诗歌，十二三岁时便展现出文学天赋，开始发表诗歌，人称“小布罗茨基”。

十六岁那年，卡明斯基随家人以难民身份移居美国，来到一个由全然陌生的语言组成的国度。他继续用俄语写诗，直至父亲去世，他发现自己无法再用俄语表达内心的感受，于是改用英语写作。《费城问询报》称其英语诗歌“使以英语为母语的美国人感到羞愧”。

从乔治城大学毕业后，卡明斯基成为著名的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驻馆作家，现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他的作品被译为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20余种语言，曾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短名单、T.S.艾略特奖短名单，并荣获《洛杉矶时报》图书奖等重要奖项。2013年，卡明斯基成为上海国际文学周唯一受邀的外国诗人。2019年，他被英国广播公司评选为“改变世界的12位艺术家之一”。

“流亡”一直是卡明斯基诗歌的重要主题。在他的诗中，“流亡”反复发生，“流亡者”时隐时现。卡明斯基写布罗茨基的流亡、曼德尔施塔姆的流亡，是在写诗人的流亡，也是在写自己的流亡。卡明斯基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语言之间流浪着，但他不曾因此自怜，在他看来，流亡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宛如一场有意思的旅行。新的国度、新的语言使他能以新的距离来审视自己。他宁愿做语言的公民，做童年的公民，做地球的公民，效忠于天空、大地、自然元素和他的邻居。正如他自己所言：“在古希腊语里，地球是旅行的意思。”

扎加耶夫斯基曾这样评价这部诗集：“《舞在敖德萨》诞生于两个标志——记忆与狂欢。”卡明斯基宛如一个天真的孩童，用狂欢般的嬉戏，消解着记忆的沉重。诗人很擅长从经验里摘取实在的瞬间，记下任何看到的新鲜事物，细细收集，编织进诗行里。在他的诗中，炮火与废墟、尖叫与死亡、战争与冲突，交织着鸽子与乌鸦、剧院与音乐厅、西红柿与烤鱼。到处是跳着舞的人，甚至有一只跳着华尔兹的猫。

同时，诗集本身也是卡明斯基献给读者的一支舞。诗人调皮地打破读者对传统诗集的印象，把街头用语、“冷薄荷–黄瓜汤”的菜谱都写进诗集；模糊诗与散文的界限，将散文和诗穿插在一起，不断地重复标题，宛如跳起一支双人舞。

《舞在敖德萨》让人追寻记忆，发现世界。诗人做的，正是“去寻找，拼命地，也许，热情地，当然，欣喜地，是的，寻找一首诗，一个词语，一个意象，让世界更清晰，哪怕只一小会儿”。

（作者系书评人）

■书 讯

马丁·艾米斯《与陈词滥调一战》出版

近期，经典书评合集《与陈词滥调一战》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99读书人联合推出。《与陈词滥调一战》是英国作家马丁·艾米斯最负盛名的文学评论集，曾获得2001年全美书评人协会奖。

本书集结的文章为艾米斯在1971年至2000年撰写的深度评论，他以磅礴的阅读储备，为塞万提斯、弥尔顿、约翰·多恩、简·奥斯汀等经典作家的作品贡献了洞见非凡的解读，同时也以其毒辣而正派的口味，评判了20世纪下半叶英语文坛代表人物，如索尔·贝娄、菲利普·拉金、纳博科夫、伊夫林·沃、厄普代克、V.S.奈保尔、菲利普·罗斯等人的作品。对艾丽丝·默多克、库尔特·冯内古特、雷蒙德·钱德勒、安东尼·伯吉斯、V.S.普里切特、唐·德里罗等当代名家的作品，艾米斯也自有公允的论断。本书既是一部充满锐气和智趣的个人阅读史，也是一份带着睿智和偏见的欧美文学指南。

马丁·艾米斯（1949–2023），英国当代著名作家，与伊恩·麦克尤恩、朱利安·巴恩斯并称英国“文坛三巨头”。1974年，艾米斯凭其处女作《雷切尔文件》摘得毛姆文学奖。

（刘 俐）

《冷到下雪》出版

近期，澳大利亚华裔作家欧健梅（Jessica Au）的小说《冷到下雪》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出版。该书获得2023年澳大利亚总理文学奖。

一个十月的雨天，一对母女分别离开自己生活的国家，到东京见面：她们漫步在河道旁，躲避台风，分享咖啡馆和餐厅的美食，参观画廊，欣赏城市中最激进的现代艺术。与此同时，她们聊天气、星座、服装和物品，乃至家庭、距离和记忆。她们之间彬彬有礼，但并不亲密。一种混合着失望和希望的感觉笼罩着她们的互动，仿佛一个系着渴望和绝望的结。这次旅行或许并没有像女儿所希望的那样成功，虽然几乎一切都按计划发生，没有什么糟糕的意外。

《冷到下雪》以纤细的笔触写出了隐忍、含蓄、疏离的东亚母女关系。它也质疑母女之间是否有共同言说的语言，哪些维度可以容纳爱，以及人们是否有资格真正了解别人的内心世界。这是一场清算，也是一曲挽歌：作者以非凡的技巧营造了一种笼罩的氛围，既表达了母女之间的温情，也表达了她们之间的疏离。

（宋 闻）

英国艺术家Andrew Lanyon绘画作品

世界文坛

SHIJIE WENTAN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邮政编码：100125 总编室电话/传真：(010)65003319 新闻部电话/传真：(010)65002492 发行部电话（同微信）：18600547157 广告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20170145号 零售每份1.50元 印刷：新华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